



赤城後集卷之十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朱文公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
莊重為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
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
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
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糴籍貧民授券以糴
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

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既况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

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脩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言語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希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緜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

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
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
以自治為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
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
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脩軍政
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
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眾
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

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
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為備邊
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却
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
關外之寄臣竊以為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
謝首陳納諫脩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
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為心語益切於是虜
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

赤城後集卷十二
八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
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為虜用而致
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
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爾况
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
者安得以故疆為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
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拭持書
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為上言仲賢輕佻無

恥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
書徐觀其變而為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
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
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為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
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
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為
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
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

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為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

大利而我欲與為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群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拭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閣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

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為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為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

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下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他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

詔諸以長秋為官者損其七人他亦頗有所減
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
為虜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
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
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
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
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
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

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
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頓首
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
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推頓朴實之人緩急
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
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
意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至
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

赤城後集卷十一
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稽姦邪而舉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稽大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

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撫其民如為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必達欲行部輒先移
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帳諸州以例致餽一
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
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
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
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松江數郡民兵
列屯江津以備虜公為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
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

寢以足疾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
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
蠲租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
脩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
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攝局以私親故秀
守徐巖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
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政曰官
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

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
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
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
極陳祇畏天戒飭正廢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
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
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為恢復之漸而小人
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
斂擊刺之術皆狂妄乖刺上未之察以為樞密

阮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
寤遂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
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已為之
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
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
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
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况正志反覆小人
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

賈以自為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為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為公私之病呆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

公嘗為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荆襄之眾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為掎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

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軍優其廩犒以故驍勇
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新
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
未聞有能為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
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
其書諸將尋以與脩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
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冑
請責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

閔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
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乞正
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
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
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
見上慰謝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竭誠輔翼
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

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治之効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

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拭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肢削士卒專

事交結不脩軍政欲恤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
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詳刑
之寄付之武臣俗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
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
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
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
而速為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
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

廣搜智畧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
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
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
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
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
留之詔聽五日一叅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
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
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

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
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
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
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
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
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
治生產則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為毫髮計留自
懼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

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
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
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
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
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
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
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
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

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
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為哉公敬遜誠懇非
欲以大言欺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
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
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
疏之之為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
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
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謂奏議及他

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
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
勅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
吳洎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
九月壬申葬公于義誠鄉壘石山之原以熹辱
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
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
謹第錄如右謹狀

陳公輔傳

宋史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吊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觀為

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若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恟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

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為
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適幸陽德佑神觀公輔
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
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
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
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特有指公輔為李綱
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

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
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
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
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
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
員外郎除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
興六年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
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

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
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
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
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
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
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載成敗
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
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楊雄不能死

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任
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
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
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
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
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
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人以便觀覽公輔感帝
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

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入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運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

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郭宗傳

郭宗台州黃岩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取妻有娠之後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



原件短缺

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
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
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
宗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
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里率金
帛以助葬

亦戒後集卷之十一終

郭琮傳 宋史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岩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
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
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
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胛
雖大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
覆一畚必三迭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茨舍墓旁
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

示城後集卷十三
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
皆發洛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
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
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
衍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
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
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千餘又出俸錢率其下新
文宣王廟兩旁為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

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為不可及誼生平敦厚
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
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統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謝深甫傳

宋史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立志為學
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
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
門善訓迪之毋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

二年進士第調嵎縣尉歲飢有死道旁者一嫗
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
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
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
深甫有廊廟才調鬼山丞為浙曹考官一時士
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
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
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

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簡交薦
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
妄誕矯許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然
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
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
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越時苟
利之人專附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
且年除歲迂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伏臣

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為提舉

講行救荒條目所全

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興仁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石正

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歸倪胄破格轉遷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倪胄慕越五官而轉遷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

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
請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為清朝累
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
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
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
給事中陳源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
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
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

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
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
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
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
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
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
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
不復知有彛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

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為甚請風厲在位革
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
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
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
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
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

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
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
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
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
定為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
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
蟣蟲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
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

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
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為
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陳騃傳

宋史

陳騃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
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
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騃

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
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秘書郎兼
金部郎騃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
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群下急於自媒爭獻疆
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
路再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
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
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騃曰惟卿

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
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
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
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
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駮疏三十條如宮
闈之小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
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
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

無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
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
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
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駮三入奏廷臣上
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
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
喪駮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
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

丞相駸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駸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侂冑侍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駸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

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賈涉傳

宋史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

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
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
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
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
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
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
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
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
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
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
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
傳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
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
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

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
路以傳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
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
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
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
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
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

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周陝
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
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
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
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
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
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

各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

也金人破黃龍斬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王父長鎮與京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擒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鄆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

廷喜壁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
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
咎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
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墜
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
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
可以得其心安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和涉時
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全行特

全今連字木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
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
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
紀律他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
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
涉既還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
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
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

之橫他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
嘉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
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葉夢鼎傳

宋史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
歲後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
逢龍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
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

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媒近明年輪
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弊任官分閩六事同番
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
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書郎轉對言定國
本求哲輔專閩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
澄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
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
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竒衰蠱媚

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蘖易摧
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
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
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
之怨從之民湯頌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
還之數萬載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
丁本生毋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
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

俗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
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
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
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
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賊之寃以國子司業召
寶祐元年陸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
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
尚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

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太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為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

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許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

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
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
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
夢鼎曰毋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
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
閣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燭
必不來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
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

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
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
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
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
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
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
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
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

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
毋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
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
矣似道曰為官不得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
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
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
策揚如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所以笏揮之趨
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免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

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
令奏事甚嚴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
百姓其至郡廼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
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
得見甚非由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
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
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
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

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
曹當至趣行扶病至嶧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
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
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
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
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
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

厲臣節極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
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
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為少師
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
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
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赤城後集卷之十二終

赤城後集卷之十三

杜範傳

黃震

範字成已台州黃岩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
 金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已俸給從行
 者食一不為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
 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媪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
 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
 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

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
良歲而下上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陞對首言三
四十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漬陛下親攬大政召
用正人天下延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
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
致弊必有原抹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
至於浸漬熏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抹者其原
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適當

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
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
親而或疑其有私憾之戕天命有德而或濫於
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
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
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
惟難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
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

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
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
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
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是以賢能不
見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
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
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

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弃儒學之
意而姦駟嗜利之徒偷為一切以攫取陛下之
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
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
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秘書郎又兩月除監
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
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

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又奏何柄守九江年耄

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甚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危機將發明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体但當同心以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甚官行之者豈

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
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
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
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
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親
故鉗其口而奪之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
異又䟽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脩論之
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况功烈聲望

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
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積譏諂若與臺諫較
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
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
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
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境
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閩之詐
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

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
之愈息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
於賄賂交結之風伺之專於一門者今分列四
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
致奔趨小黠大癡共為姦利名譽已隆者賈左
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
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
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

費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
賞罰顛倒威令慢蕩罪貶者拒命而不行弃城
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
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監軍群
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剛明
以体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誼毋
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
闔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然後明詔

大臣至公血誠嚴室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為慮
貼黃又以宮中宴樂太過為戒範自入臺屢丐
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除秘書監
兼崇政殿說書以韃虜寇江陵俾近臣條邊事
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
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
糧以援江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為
表裏因言虜見遣王檄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

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不從則發檄等過江
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偽亦伐其謀
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
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幸至煩陛下
委曲調護今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
昇之豈以臣朴無他腸行絕私北而其言猶有
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則向也執
守不固已為親罹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膏

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

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此極陛下以其言為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陛下外有納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橫挑強敵幾

危宗社及其手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
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與蜀帥趙彥呐及
其子坑夫昏耄貪鄙妄易三將以至喪師害國
皆乞重行鐫斥併言僉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
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庇姦
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
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
行範亦不入臺官宅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

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
辯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
議故為陳鞮地欲扼史嵩之而奪其權耶不知
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
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
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合
臺劾其鄙夫患失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
復猶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閣門

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閣門手扞
去之始出關上遣中使召回範遇諸途舊比臺
諫行車避執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範前騶呵
殿中侍御史鳴復謂其陵已泣訴于上範復合
臺奏鳴復身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
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謀相位臣
近得其自辯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
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

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
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
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游干
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
是臣不識事体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
斥除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
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嘗奏臺諫
但為仕塗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

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二日即渡浙江歸
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二月
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召赴
行在又辭嘉熙二年八月差知寧國府明年三
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幾旬日範即以便宜
發常平米粟四千斛以禮延寓公富人勸分人
賴以免於飢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復如一家
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司

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滯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
餘十萬斛錢亦贏數萬計悉以代輸下戶兩淮
民流南多剽掠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勇悍擁
衆三千餘人泊城外範檄其頭目犒之俾勿擾
以俟處分世顯乃先陰為窺城計範不得已以
計擒斬之安輯其衆給之使歸四年五月造朝
首䟽言今旱曠洊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有
湧價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

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大戎乘勝而善闔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昂澧疆場之臣肆為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孳吐芒犯王良經紫微方冬而

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飢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声色玩好

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
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
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
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改元號
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
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
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讎而以
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

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
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
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
道路謂警惧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
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
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皆出於中書而御筆特
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
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

指陳宰執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
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
嘆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勞備至即日除權
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 陛下嗣
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
而益甚 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
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得之傳聞謂內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

右蠶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
徒觀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 陛下
卓然奮發勵精有為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宮
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
用薄征歛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為後圖貼黃
言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
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
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賦濫乃

赤城後集卷之十一
八十四
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
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熱尤烈
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即詣行禱祠烈日炎
赫上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
範慮以久旱得雨為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
不登米價大湧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曠
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
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

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之所無
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戶淪落十室九空
竈平炊烟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
有之而告緡譏閑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為
病昔所無也甚而闔門餒死相率投江愁嘆相
聞怨氣滿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碎語所
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都衆大之區浙
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未

稿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
聚剽劫所在相挺會稽帝鄉道殫相枕此何等
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疆首相
屬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泊於沙上者亦奄奄
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
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虜為之鄉道巴蜀
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為朝廷憂哉中夜以思
矍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竊思陛下宵旰憂

懼寧處弗皇然宮中之賜宴未聞有所賤損左
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
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
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
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
則相持而不決司府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
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
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

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本通軍餉若何而可餽
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
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虜情巨
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
制變之策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叶慮併智
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
舍人淳祐元年四月言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年
間變故大者如山東逆酋輒肆反噬遠近方震

動而彼已陷淖隕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
隳突頽洞旦莫方莫保而彼已服刑順令矣此
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稔寇孽巴蜀荆襄彌望
茅菁國勢幾岌岌矣而哨騎亟退稍寬憂顧此
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其勢
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此
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闈
幾不可以為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流此幸之

五也積此五幸將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也然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啣糠粃以延旦莫之命殪于道填于壑所至積穢無異斃獸相食之風盛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為民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寇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

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之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上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疫氓難以遽甦壞政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群黨趨和當是之時尚可幸而玩之也又况黠虜多詐出沒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

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極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內殿修造之不時以為皆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尚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僉書樞密院事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

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祇押勅尾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菁菁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罷而葉獨寵以閣職翌日奏事因言菁已先被劾則為罪人乃借臺諫之官以為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漢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尚留要地耶嵩之滋不

悅俄除劉晉之為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範同
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肖
與共政而去範即出關上遣中使召回且敕諸
城門不得出範會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而斥鳴
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棫密約劉
晉之等併論範鳴復範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遭
喪謀起復不果拜範左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
呼載道範以遜游佯不許力疾入覲上親書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一
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
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
一体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
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
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
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
致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益筴

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貼黃乞早定國
本以繫人心時近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屢引
前朝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
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時
人情久狃於私多以為不便太學生方大酉等
亦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奏三四年權臣
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
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

為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吏為之者陛下如以
臣言是上下堅守則便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
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眾始服
上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
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二事一曰公用捨
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壘者
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為紹聖非所慮矣二曰
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

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
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
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
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
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
舉者並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
覓舉四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按上即行下
勘證果以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貪賊實迹

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
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
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六
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繁劇之
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
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
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
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

輕倣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
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
谷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
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之來
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畊屯勝於清
野多矣十二謂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
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
施行者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

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
駕非其所屑為也幸勿以此見施珙大感服謝
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
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佞願效死不辭未幾
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
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
帥各調兵東西策應為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

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為
雖在疾疚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
為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札賜謚
清獻初國朝自紹興姦克摧折士大夫正氣至
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軟為貪佞
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闖其死給
其子約以保戶門而薦諸上以承其位既而一
反之以為名又欲生事為功以壓勝之三十年

架漏扶持之天下遂至一軋擲而敗國家多事
方自此始而乘時得志之士或反誇為小元祐
於斯時也追罵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超然
其間痛憤時事屢與時相力爭如縱口而談古
人豈不難哉相繼而叶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
而興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嗚呼亦難乎
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誤又不止國
事矣其誰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範有今質至

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
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
父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與鈞禮雖
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二
頃粗給饘粥雖貴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
庇風雨見者莫知為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
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
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為休戚得

政未及大設施而遽薨皆識與不識莫不痛傷
輜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嘗
夢自為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
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
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
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
於夢寐至為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
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

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閔洛諸
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為名其居曰立
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
家法範既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太
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淡然不問濬嘗以
薦繇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
數十萬計書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戶部欠以
寬民力南渡距端平餘百年間未有正人得政

柄者也然則尚何望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
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
皆無足當其意者不數月輒易然則尚何望哉
於是內則賄賂成風衆弊膠轄外則邊將收拾
中朝所屬鑽刺之人使備數幃幄而國家所仰
惟在天佑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
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
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係何

如哉

赤城後集卷之十三終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王居安傳

宋史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荅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躋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見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躋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

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
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
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
面力爭不少屈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
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
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
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
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

罰一步師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
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
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
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
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
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
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
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

番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錙有損無益
宜遏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
盜以去民害召為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
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
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之上也李壁
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
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
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

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
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剏造亭館震驚
太廟之山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
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
待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
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
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
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

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

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四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儉附麗躓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

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嫵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侗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

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

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
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
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
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
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
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法
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
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

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
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
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
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
甫定歲險汰去軍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
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置獄
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
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

為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
用戚屬恩備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
以盜株連庾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
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
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
興府初盜起柳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張甚
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
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擒矣會江西帥欲

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盜
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
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美曰作賊者得
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
以峒名其鄉李元勵佐之徒並起為賊矣
放兵四劫撤未新撤江西列城皆震朝廷
調江鄂之兵屯衡贛龍泉者命吉守
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兵來援失利

朝廷憂之遂以居安即居安以書曉都統制
許俊曰賊勝則民皆則賊皆為民
勢之翕張決於此與示以勇名挫於山賊
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帥事居安居安督
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未州為催鋒軍所敗
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之策遣吏持
受降圖來書賊衙江湖兩統居安笑曰
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白請朝吉守以祠

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
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猴若
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
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
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
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
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練木橋賊黨襲元
勵俘其孥禽元勵以敵時青峒賊亦就禽並

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
蹇名效順而實自保後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
賊堡壁圖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
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
乃密為方畧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
其首以徇群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
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
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

以言者罷間居十有二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
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
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輿地寶玉
之歸蓋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
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
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
福州陞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
宮將行益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

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
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
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
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
校劉華立銳者授以討晝至汀而賊已至郡矣
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
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
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

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
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
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
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
明待物不貳有方岩集行世論曰李宗勉在庶
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
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
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邪

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葉適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未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為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竒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

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儼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既為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為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衛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學博士闕召試為秘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

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
九日葬重暉鄉唐真山夫人賈氏先一年卒後
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日應之免解進士幼
曰裴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祖曰革曰
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字孫曰文子裴夢龍中進
士第裴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
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
方宴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

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

下如平日且翹曰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

兒慙夷仲笑曰汝誤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
散落我攢檢方卑何得為遲錢已在庫何名為
折卒稍退夷仲白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士毆
庫吏死美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
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
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為烹採而吳

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函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為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以衆以為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

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俱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卷過宰相街司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論對從容為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為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辨危事堅正

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
皆為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
人明日為乞上殿改官也盍預計欲言者夷仲
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
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
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國或獻書
或父祖勲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
徒啓倖門非宗祖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

庸辭也夷仲出其藁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
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績質而得金
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
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倅十月食本俸而
已倅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倅窘持券五
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為驗夷仲反券與書嗚呼
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
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噫蓄之早

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友後五十年記在
碑板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葉適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
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
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
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抃起吏
胥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薦進聲連勢合

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
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為抃
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譖於抃使天下傳笑
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
路進人才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
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
斯人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既知為抃則大寤曰
朕始於卿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

除目忽中批王抃在外宮觀群臣驚愕子及指
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
曰余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
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
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為
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賑
救亦此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今宰執臺
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

梁肉稚兒豈過為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
之豫言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
戰將肆之姦也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
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
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有諱至於附下
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蓋亦為抃
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已
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

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再通和二十年矣日
復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
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眊昏當春祁
寒霧雪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整備
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
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
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
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秘密臣不敢

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
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比
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知邊事甚
詳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日暴得
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
拾棧奉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
文工詩敬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
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

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為可且臨川名家也故
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由皆太學進
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學按五
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未僚亦
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
或不脫草野避忌踈畧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
不然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為職事官養
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

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盡疾
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
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說是時唐
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
營造教諸王擇守令下鼙鼙鼓代傳呼皆常行
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房
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絕俗何
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

赤城後集卷十四
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
宗遠矣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
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
合者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䟽萬餘言屬病
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岑文本
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蓋其
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別為書以行
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嗚呼惟工告歟惟著命不求延若先有知甫見
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凶人行父庶幾鏘其諫書
嗚後是貽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終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四

赤城後集卷之十五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朱文公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
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庚子之亂始居
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
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
端慤警言悟不群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為學晝夜
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

赤城後集卷之十五

郎柳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
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
投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
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
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
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
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
皇無以為命縱不能赦恐復箝其口乎守怒未

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為不當蠲君
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
歸即揭榜喻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
吏閉廨中使鄉為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
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
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
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
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

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往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劔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稅而田入見戶者與鬻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負始教之日親率佐

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
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
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
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貧外諸生數
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
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
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
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據其舊

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焉誦
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
比鄉為仇敵者君為榜以喻之即歛手聽命輸
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
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
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
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
活者甚衆又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

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丞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

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剌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弃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

為政一主於必

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

之用舍政令之

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刑於

言色至或累日

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

州縣未嘗屈意上

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

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

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

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

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以見雖少賤僻遠不

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

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

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

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

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為寄而

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

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己任其得免

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其後予以事至

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
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
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
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徑切似其為
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
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
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
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粗

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予悲斯人
之病而莫與廖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
哀君之有志而久不疇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
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杜澥傳

宋史

杜澥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游俠于臨安及臨
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
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嘆異之丞相使北

營許力爭不可陳志道逐之去丞相北行諸客
莫敢從許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許之力也
忠勞備畫畫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往溫
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許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
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屯潮陽許護
海舟官富塲至厓山及厓山潰許被執至廣州
貧病無人色尋卒

林伯和墓誌銘

葉適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岩人曾祖寔
祖灝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
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懼飲乃去宣義徐覆
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
矣復懼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意合鄰
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
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言八十二而卒
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

福州候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
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
自既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
無欠在候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
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
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
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
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右門鄉田頃五

十九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
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由是比
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帥特免和糴折
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候官之俗淳伯和靜撫
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
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
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
好戲且畧吾地無以迓為也竟不迓定海時富

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今
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
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為名以劾會其罷而止候
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移問怒拍
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
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
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
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為言古人

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
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
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謂家
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
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
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為善聲實充滿
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而宜人卒長子仲
履天伯和與宣義仍相繼棺槨復縈門戶更

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以用伯和遺恩補迪
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
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
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
蹶而復正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
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
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
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仲謙

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
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
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銘曰
既為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為棟摧焉之
伐木之音哀以思

蔡家墓記

杜範

武博學士蔡公鎬以才名氣節被遇阜陵余時
方束髮以未知識也而與其從弟江山征官禾

同學武博沒二十年余登戊辰進士第始克拜其像于堂乃識其子新新新寧令淑兄弟淳祐二年余僉書宥府禾之第鈇以供檢武經要略為余屬因知蔡氏之事為詳蔡本出於晉侍中謨散居台温閩建者不一族今之散居於台者皆是族類而名午者唐中种間自邑之來遠鄉贅于白山尹氏因家焉是為白山蔡氏始祖午死葬伏靈之原午之子師路之子自邽邽之子

希實亦葬焉故里人名之曰蔡家墓墓之側有田百畝以為贍瑩垂白之老始齒之童悉能指而言之岡阜複縈林木蒼茂陰陽家謂子孫實宜昌衍自午至武博蓋十有二世矣武博之亡蔡氏稍弱弗振里有陳姓者有其墓傍之山并欲包其墓蔡聚族訟之不能勝其四世八塚雖歸然其中榛荆蒙翳蹊隘湮沒春秋祭享僅能穿斬而入陳未幾而家廢山乃歸何氏蔡墓從

而歸之會何營他山與之前上虞尹趙安臣之
山連壤何欲成面勢即所買陳氏之山來易焉
三面皆成券獨北一面不肯割入趙蓋蔡家墓
也新省倉門趙直溫安臣之季弟也謂安臣曰
蔡氏櫛松荒於陳久矣天方厭陳何乃強之而
弗悟此吾黨所共憤也今以易山來請蔡氏將
定之矣其殆假手於我乎安臣於是捐竹園數
畝與何塚相直者以易之直溫犯雪跨鞍親往

分畫何意大滿安臣既得蔡墓即以歸之蔡不
責銖黍之償其入墓之徑素屬安臣復以界之
由山之麓至墓虛壙八塚長百陪嗚呼趙之德
於蔡宏矣夫蔡氏始興之祖之墓湮於強隣展
轉幾年為子若孫者其幾無以見其先於地下
一日晦斯顯室斯通歲時展省衣冠雲集如疇
昔趙之德於蔡宏矣昔天子遇舊館人之喪脫
駢以賻之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安臣襲緒考

亭上遡洙泗川亭岳疇譚譚華鄂絕俗之義固
其間學之餘功今也雖白舉祭物而歸之於其
視脫駮所謂於我殞者同一意也方陳之強也
何有於蔡陳不一傳復還其舊栽培傾覆之道
彰彰若是人猶不力於為善何也余以是知蔡
氏尚長而安臣之德與之相終窮矣鈗與其族
以記余屬故叙顛末使刻諸墓以詔方來安臣
名希悅直溫名希禩

直煥章閣王公傳

張輔

公諱齊輿字之孟寧海人家世儒業父瞻生三
子公長次恕次章俱為太學諸生登進士甲科
人目為寧海王瑞公自幼敏悟日誦萬言為文
操筆立就初官平江府崑山尉以賞改秩知臨
安於潛縣再知建寧府崇安縣居官勤敏治事
率以二鼓罷寒暑不移斷獄得情邑無冤民鑿
渠星苗陂溉田萬餘頃百姓德之為立生祠秩

滿為澧陽倅除知郢州丁父憂免喪得告院遷
刪定官上殿論安邊擇將足國裕民之道高宗
大喜顧左右曰王齊輿南人似此議論可採既
而臨安彌月雨雪牛馬拳縮如蝟小民乏食相
枕藉死公偶當輪對上驚曰無人語及此即命
所司開倉賑給闔城內外歡聲如雷未幾除將
作監丞月餘遷司農丞淳熙己酉出鎮武昌踰
年除東川憲瀘南軍變殺其帥公以職事擢瀘

南年餘移江東憲不行未幾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祐觀召除倉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尋外
除閩憲乞引年除秘閣主管城都府玉局觀嘉
泰甲子除軍器監遷大理少卿兩月改宗正少
卿會玉牒進書轉朝議大夫力請納祿遂以直
煥章閣致仕於縣東一里所營雲壑園與親故
為真率之會平生博學強記手不釋卷粗衣糲
飯常如書生宦遊所至有聲風流醞籍不減前

輦與名公鉅卿酬倡雖三四往返語益崛竒詩
社中目為詩虎八十卒有雲壑集若干卷葬縣
南清居寺前

論曰南渡以來寧海未有顯者公為早達高蹈
上接中原文獻而親承乾淳諸老之風流氣嚴
而溫德潤而文奮自諸生三仕九遷畧無喜愠
及其請老有雲一壑觀物達生後輦望之若山
斗焉

周仁榮傳

宋史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家太學生
初金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
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
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
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
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

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
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
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
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
弟子多為名人而秦不華實為進士第一其弟
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
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
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岩人與仁

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
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
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拯
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
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
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
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孚傳

元史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一十九年世祖命梁魯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為魯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

又不由陽明中門入魯與孚相館致書詰日燭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燭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徃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說見梁魯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真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為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

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旰歡察兒發粟賑濟而旰歡察兒怙勢立威不恤民隱驅脇有司動寘重刑乎曰使吾民日至殍死不救者旰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懇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乎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乎天材過人性任

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援筆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子邁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媯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末媯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乎畧同乎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吏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

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之亂郁美如
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之之

赤城後集卷之十五終

